

交通便捷親情濃

◎ 梁中英

民國一〇三年「九一八」是我的八十歲壽辰，我不驚動任何親友，但早和黃岡的姪兒甥兒約定，我要回湖北過生日。中國人過去以活到一甲子（六十歲）為「有壽」。往後的歲月便是「享高壽」了，所以相當重視六十歲的生日。記得民國八十三年「九一八」，正是俊三陪我在武昌傅家坡梅苑小區過我的甲子之慶，那時他已進入抗癌的第四年，形容雖有些憔悴，精神卻依然飽滿。

他始終擁有和一般癌症患者不同的心態，把病苦拋在一旁，反而將一些俏皮話常掛在口邊：「得癌的為什麼是我？那不是排隊輪到的，那是抽籤抽中的，當然毫無心理準備啦！」「情況既然如此，就祇好如此吧！」他不願

因他的久病影響我慶生的快樂，吩咐晚輩要隆重為我祝壽。席間俊三向我致賀、致謝、致敬，他說：「我這輩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覓得這麼一位肯犧牲奉獻、以服務為最樂的伴侶，陪我走過坎坷的抗癌路，還心甘情願的拿出大筆積蓄支助我的家人。你們大家沒有這樣慷慨大度的孀孀、舅媽，我就算想幫你們也辦不到呀！你們得牢記孀孀、舅媽的恩情，讓她活到老、快樂到老。我不可能再陪她過以後的整壽了，你們可別忘了啊！」

民國九十三年「九一八」快到了，姪兒甥兒催請我返湖北的電話紛紛打



正在裝潢修建中的 東坡外灘

來，他們果真是懂得感恩的晚輩，要為我過七十歲生日。那時從台灣回武漢還要轉機，天不亮就得起床，趕去桃園搭早班飛機，到了香港再轉搭飛往武漢的午班機，下午四時後才能到達梅苑小區。雖然勞累轉折，我還是一高高兴兴的應邀回家了。這一次壽

宴設在黃州的東門小區，孫輩們長大了，懂得買鮮花向婆婆祝壽，你一束、他一束，一下子我好像掉進了花海。當時我的大嫂汪姐還在，倆老姐妹在鮮花簇擁中留下不少笑咪咪的紀念照呢！

民國九十八年開始，我較常住在廣東順德的碧桂園。自從有了武廣高鐵，我從廣州南站上車，不到四小時便可抵武漢了。沒有了過去那種必須馬不停蹄的耗上十幾小時的旅程。回一趟武漢，就像從台北到高雄那麼方便，所以八十歲生日即將來臨，我懷著輕鬆的心情邁向還鄉路，不想所享受到的交通便捷幾乎已令我難以置信。

武廣高鐵班次多，車票毋須預購，隨到隨買，定有座位。當天我坐上班車後，才用手機通知武昌姪婿來接，原以為我們在一向會合的公車站見面，然後要坐上一小時的公車才能到達梅苑小區。我在公車站四處張望，不見姪婿的踪影，難道他還沒來到？按通手機才知道他正站在大堂裡面的地鐵口。通往梅苑小區的地鐵已經開始營運，買一張四元(合台幣二十

元)的票，進入必有座位的車廂(因是起站)，舒舒服服的經過十三個站，便是「梅苑小區站」了。上幾趟回家，我知道小區門口的地鐵在施工，想不到竣工之後享受起來是這樣的便捷愉快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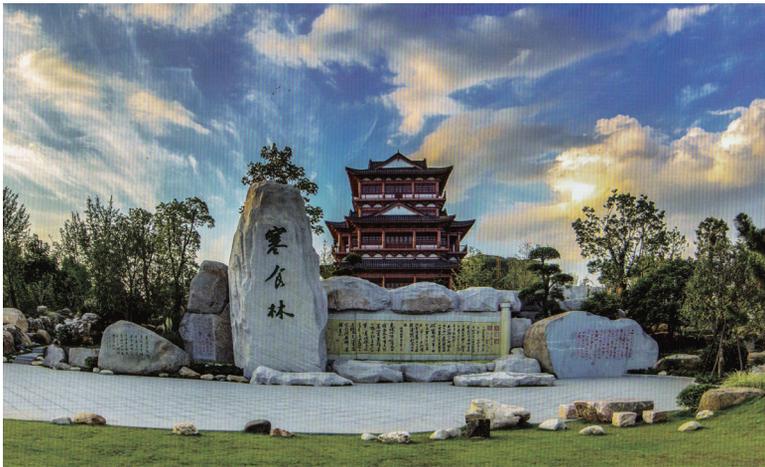
孩子們商量好，我八十歲的壽宴要擺在黃州的大酒樓，那裏有二十人座的特大圓桌，足可熱鬧鬧的坐滿我們這一家子。這樣一來，我在梅苑休息一天，便得坐車回黃州了。本以為還是和以往一樣，在梅苑附近的長途汽車站搭乘巴士，要搖晃兩小時才到黃州。誰知不然，武昌至黃岡的城軌動車(又稱城際火車和諧號)已經營運，起站也設在高鐵站。從武昌梅苑出發，先在小區門口乘地鐵到高鐵站，購買十八元(合台幣九十元)一張的對號車票，輕鬆入座，半小時後便可抵達黃岡。

飛馳的和諧號十分平穩，從武昌到黃岡，中間只停靠兩站——葛店南站和華容東站。動車跨越長江的大橋名為「黃岡公鐵大橋」，是公路鐵路兩用橋之意。同行的姪女告訴我：「這道新橋的命名還有過相當趣味的小爭執，

鄂州人過去已將第一道完成的跨江大橋定名為「鄂黃大橋」，還想將現在的新橋稱為「鄂黃二橋」，我們黃州已被壓了一次，還願被壓第二次嗎？所以乾脆撇開鄂州，標明黃岡。」動車過了江，就意味著家門已不遠。我們在黃岡西站下車，甥兒已駕他的自用車在迎候，一路上走的全是黃州的新城區，馬路寬廣，綠化帶的花樹絢爛似錦、生意盎然，兩旁的建築物整潔



廣武高鐵「和諧號」



遺愛湖公園景點—寒食林



遺愛湖公園景點—東坡遺韻

悅目，古老殘舊的黃州城已展現全新的市容了。

九月十八日上午，馬曹廟鄉下老家的大姪、姪媳、孫媳等專程來到黃州，俊三的異母弟——我的小叔如三也聞訊趕來，連同住在黃州的好幾家，全齊集在四姪春明的大客廳中，人人向我祝壽獻上壽禮，是最實際的人民幣大紅包。當年我是幸福快樂的「施」者，現在成了更幸福快樂的「受」者，施與受的溫馨互動成就了人間最寶貴的摯愛親情。

中午的壽宴席上，大家一面享用各式各樣的黃岡美食，一面開心的閒話家常，談到我的曾姪孫茂林已是十幾歲的中學生，十年後為我慶祝九十誕辰的時候，想必可以抱上高曾姪孫，是標準的五代同堂了。但願天假我年，讓我真的能當上太祖奶奶。

過完生日，在黃岡日報當記者的孫女含芳還給二婆婆安排一項節目，由她用電瓶車載我遊遺愛湖公園。當初春明選在赤壁一路開發區購房，入住時鄰近一片荒涼，現在卻顯得眼光獨到了。風光綺麗無限的遺愛湖公園正闢建在赤壁大道，有一道門距離我

家僅十幾米而已。含芳之所以要我坐上電瓶車，是要載我從赤壁大道向左拐入東坡大道，由那邊的門口進公園參觀正在裝潢中的「東坡外灘」，那時涵蓋古、今、中、外各種不同風格的特殊景點，有時尚歐風的商店（部分已開業）和時髦的露天咖啡座，身處其間彷彿到了英、法外國。轉個彎卻赫然出現仿古一條街，不用鋼筋水泥為建材，一間間精緻典雅的店面全是古色古香的木造房子，來到這兒，不由得會令人發思古之幽情。大陸各省景點的仿古一條街我遊得多了，能作這樣清新脫俗設計者卻真不多見，黃岡啊！我以您為傲！

人到八十，領會更多的耄耋雋語：「人老手腳麻木，不聽使喚，那是老化，不是生病，吃藥打針都不管用的。誰叫你活的那麼老呢？老先生、老太太們！咱們一起來忍耐吧！」「人多半不是病死的，是愁死的，是氣死的。所以，咱們不發愁，不生氣，快樂樂的活下去！」我要常常用這些睿智話語安慰自己，激勵自己，期盼十年後再回黃岡，在兒孫繞膝中過我的九十大壽。